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# 欢喜冤家



欢喜冤家

周有德 段扬华 校点  
赵雅君 蔡九皋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57,0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4}$  印张：12 $\frac{1}{4}$   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20,835

---

责任编辑：杨爱群 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---

ISBN 7-5313-0226-8/I·214 定价：4.00元

---

## 出版说明

在明末的繁荣发展着的短篇小说林中，《欢喜冤家》是广泛反映社会生活、深揭阴暗世情的一个专集。初刊于崇祯十三年（庚辰）秋，取名《欢喜冤家》。清初出现改名《贪欢报》本，后期又有《欢喜奇观》本和经过删节的《艳镜》本。《艳镜》虽是一个节本，但它补正了明、清诸刊本的许多明显的刊误，在编辑工作上是有特色的。

《欢喜冤家》中的二十四个短小说，视其文风，非出一人之手，故署西湖渔隐主人编。西湖渔隐主人姓氏不详，但他编辑此书的劝世警俗的目的则是明确的，它以二十四个类于荒诞的故事，揭示了一种普遍的世情：“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”，“欢喜无量”；一旦“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”，恣意而成冤家。西湖渔隐主人所说的“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”，不只是书名的由来，也恰是全书的主旨。所以，书中部分篇目中虽略涉于性行为的描写，但还有别于宣淫之作。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仅是自成一派的代表之作，而且对于后世小说又深有影响。

此次出版，以石印本《欢喜奇观》为工作底本，校以明刻赏心亭刊本，并参考了《艳镜》本。

编者

---

## 序

喜谈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；作小说者，游心于风月之乡。庚辰春王遇闰，瑞雪连朝。慷当以慨，感有馀情。遂起舞而言曰：“世俗俚词，偏入名贤之目；有怀倩笔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记载极博，诂是浮声。竹素游思，岂同捕影。演说二十四回，以纪一年之节序，名曰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有客问曰：“既以欢喜，又称冤家，何欤？”予笑而应之曰：“人情以一字适合，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。一日三秋，恨相见之晚；攸时九转，识爱恋之新。甚至契合情孚，形于寤寐。欢喜无量，复何说哉。一旦情溢意满，猜忌旋生。和藹顿消，怨气突起。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。逞凶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魔；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雾。使受者不堪，而报者更甚。况积憾一发，决若川流，汹涌而不能遏也。张陈凶终，萧朱隙未，岂非冤乎。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间喜笑怒骂，离合悲欢，庄列所不备，屈宋所未传。使慧者读之，可资谈柄；愚者读之，可涤腐肠；穉者读之，可知世情；壮者读之，可知变态。致趣无穷，足驾唐人杂说；恢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谈。使惠风发响，入松壑而弥清；流水成音，泻盘石

而转韵。圣人不除郑卫之风，太史亦采谣咏之奏。公之世人，  
唤醒大梦。”

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…………… 1
- 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偕佳丽…………… 24
- 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…………… 43
- 第 四 回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…………… 70
- 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…………… 87
- 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…………… 108
- 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…………… 123
- 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…………… 134
- 第 九 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…………… 149
- 第 十 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…………… 170
- 第 十一 回 蔡玉奴避雨遇淫僧…………… 194
- 第 十二 回 汪监生贪财取寡妇…………… 204
- 第 十三 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…………… 214
- 第 十四 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…………… 225
- 第 十五 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…………… 235
- 第 十六 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…………… 250
- 第 十七 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…………… 276
- 第 十八 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…………… 302

---

第 十九 回	木知日真托妻寄子.....	322
第 二十 回	杨玉京假恤寡怜孤.....	336
第二十一回	朱公子贪淫中毒计.....	345
第二十二回	黄焕之慕色受官刑.....	357
第二十三回	梦花生媚引鸾凤交.....	370
第二十四回	一枝梅空设鸳鸯计.....	383

---

## 第一回

###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千般恩爱一时仇。

情人谁肯因情死？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这个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，他父亲叫名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，生得甚不聪明。苦了先生，费了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书史，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夕玩耍，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；先生虽教，那里肯听。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道：“这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到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”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，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，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，务些生业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，却说几家女子，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



了媒婆，竟投卜肆，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余非吉兆。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，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，到在姑娘家里养成；姑夫又死了，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。恰好媒人去说，这徐氏姑娘又与他家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产的人家，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？自古媒人口无量斗，未免是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，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，揭起方巾花扇，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；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提。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，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，姓李名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烂饮，诱人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，回家将妻子的衣饰，暗地偷去化费。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，衣饰没了许多。明知丈夫偷去化费了，禀明了公婆，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，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；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

起酒疯，把妻子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，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他，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。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作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，不期父亡过，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，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，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着花林，各叙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拖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，作一个薄薄东道，请着任龙。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蜜语，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，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；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思饮索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那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处寻觅，方得回来，未免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，还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，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，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余剩得的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食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虽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，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作长兄；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，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应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；与同胞弟兄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，每席间将眼角传情。花二娘并不理帐。他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土眼。任三官

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，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花二在家，买了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，自己同李、任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，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不便，叫道：

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，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二嫂，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，不料你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也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，遂你之心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，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首。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有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，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

又到。二娘遂拴上门，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，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。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；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初似喝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嘖嘖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；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二娘道：“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，不可将今番事泄露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，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那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偶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三官出去，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闲话休题。

次早，花二又去寻着李二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，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，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任三望亲，我与你去看戏何如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多路途何苦。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住

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二人一拱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，被任三哄去。且说三官又到家，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名唤文助随了，买办些酒肴，拿到花家门首，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。见了二娘，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一往，有三十余里路程，到得家中，天已晚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，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，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，终日关闭，到是僻静精洁，我想起来，到那里饮酒欢会，料他即回也不知道，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，打扫得甚是洁净。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。  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  
谁人得似陶元亮？我辈终惭管幼安。  
心境坦然无室碍，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，即刻将酒肴果品摆下，两人并肩而坐，你一杯，我一盏。欢容笑口，眉眼调情。自古道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”。调得火滚，搂做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。怎见得不同？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；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

胶在漆；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，喜逢情种，浑如拌蜜于糖。也不尝欺香翠幌，也不管挣断罗裳。

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旂枪。
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欢饮一番。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，如今天已未牌了，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，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幸是有些主意，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、李二人日日相哄了，张着空儿，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二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，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答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道：“二嫂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到常在里边坐着，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。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。”二娘正色道：“伯伯差了，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边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。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到往外边跑了出来。一张脸红涨了，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

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，寻你走走，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道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，因此到里面望一望。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，和你上街走一走去。”两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不是要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到次早见花二不问起来，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到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；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，二娘扶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二娘作些勾当。故此二娘到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过夜，或连接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李二竟自断绝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有奸谋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；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，一日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，他连忙闪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，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，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，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，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那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！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

怪人，故意回的。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哥不在家，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，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。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他出来！”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？岂有此理！”便大着步往里进，四下一看，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，便飞跑上楼去看，那任三官的影儿，到没趣了，飞走下楼，往外就跑。被二娘千王八，万奴才，骂得个不住。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。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室内调戏着我，我走出来了，恰好你回来，你亲眼见的；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，这般禽兽，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兽心的强盗，我前番却被他骗了，你怎么不说。今日又这般可恶，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，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，何苦如此。”花二耳朵是极棉软的，被妻子一说，甚是有理，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，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玷辱，被人取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且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！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，竟自上楼睡了。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与任三吃，将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似此如何是好？”三



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被他看见倒不好了，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来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倒甚有理，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，李二毕竟探听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叫文助，认得你家的，我使他常来打听些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你二哥到你家，请他吃几杯酒儿，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后，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，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二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作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次早起来，三官早已梳洗，二娘先把大门开了。三官假意坐在外厢，叫：“二哥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，假应一声，上楼对丈夫说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，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，下楼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来望兄，不知一向可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后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番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嬉，怎生下得这样心肠。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。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。只见堂上有人说话，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。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，等紧要过门。他母